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一〇七回 觀天良不關疏戚 驀地裡忽遇強梁

當時船將開行，船上茶房到各艙去分頭招呼，喊道：「送客的上坡啊！開船咧！」如此已兩三遍，船上汽筒又「嗚嗚」的響了兩聲。那老媽子再三催促登岸，金秀英直到此時方才正色道：「你趕緊走罷！此刻老實對你說，我是跟符老爺到廣東的了。你回去對他們說，一切都等我回來，自有料理。」老媽子大驚道：「這個如何使得！」秀英道：「事到其間，使得也要使得，使不得也要使得的了。你再不走，船開了，你又沒有鋪蓋，又沒有盤纏，外國人拿你吊起來我可不不管！無論你走不走，你快到外頭去罷，這裡官艙不是你坐的地方！」說時，外面人聲嘈雜，已經抽跳了。那老媽子連爬帶跌的跑了出去，急忙登岸，回到妓院裡去，告訴了龜奴等眾，未免驚得魂飛魄散。當時夜色已深，無可設法，惟有大眾互相埋怨罷了。這一夜，害得他們又急又氣又恨，一夜沒睡。

到得天亮，便各人出去設法，也有求神的，也有問卜的。那最有主意的，是去找了個老成的嫖客，請他到妓院裡來，問他有甚法子可想。那嫖客問了備細，大家都說是坐了廣大輪船到廣東去的。就是昨天跟去的老媽子，也說是到廣大船去的。又是晚上，又是不識字的人，他如何鬧得清楚。就是那嫖客，任是十分精明，也斷斷料不到再有他故，所以就代他們出了個法子，作為拐案，到巡捕房裡去告，巡捕房問了備細，便發了一個電報到香港去，叫截拿他兩個人。誰知那一對狗男女，卻是到天津去的。只這個便是高談理學的符彌軒所作所為的事了。

唉！他人的事，且不必說他，且記我自己的事罷。我記以後這段事時，心中十分難過。因為這一件事，是我平生第一件失意的事，所以提起筆來，心中先就難過。你道是甚麼事？原來是接了文述農的一封信，是從山東沂州府蒙陰縣發來的，看一看日子，卻是一個多月以前發的了。文述農何以又在蒙陰起來呢？原來蔡侶笙自弄了個知縣到山東之後，憲眷極隆，歷署了幾任繁缺，述農一向跟著他做帳房的。侶笙這個人，他窮到擺測字攤時，還是一介不取的，他做起官來，也就可想了，所以雖然署過幾個缺，仍是兩袖清風。前兩年補了蒙陰縣，所以述農的信，是從蒙陰發來的。當下我看見故人書至，自然歡喜，連忙拆開一看，原來不是說的好事，說是：「久知令叔鼓鼓山左，弟自抵魯之後，亟謀一面，終不可得。後聞已補沂水縣汶河司巡檢，至今已近十年，以路遠未及趨謁。前年蔡侶翁補蒙陰，弟仍為司帳席。沂水於此為鄰縣，汶水距此不過百里，到任後曾專車往謁，得見顏色，鬚鬢蒼然矣！談及閣下，令叔亦以未得一見為憾。今年七月間，該處癘疫盛行，令叔令孀，相繼去世。遺孤二人，才七八歲。聞身後異常清苦。此間為鄉僻之地，往來殊多不便，弟至昨日始得信。閣下應如何處置之處，敬希裁奪。專此通知」云云。

我得了這信，十分疑惑。十多年前，就聽說我叔父有兩個兒子了，何以到此時仍是兩個，又只得七八歲呢？我和叔父雖然生平未嘗見過一面，但是兩個兄弟，同是祖父一脈，我斷不能不招呼的，只得得到山東走一趟，帶他回來。又想這件事我應該要請命伯父的。想罷，便起了個電稿，發到宜昌去。等了三天，沒有回電。我沒有法子，又發一個電報去，並且代付了二十個字的回電費。電報去後，恰好繼之從杭州回來，我便告知底細。繼之道：「論理，這件事你也不必等令伯的回電，你就自己去辦就是了。不過令叔是在七月裡過的，此刻已是十月了，你再趕早些去也來不及，就是再耽擱點，也不過如此的。我在杭州，這幾天只管心驚肉跳，當是有甚麼事，原來你得了這個信。」我道：「到沂水去這條路，還不知怎樣走呢。還是從煙臺走？還是怎樣？」繼之道：「不，不。山東沂州是和這邊徐州交界，大約走王家營去不遠；要走煙臺，那是要走到登州了。」管德泉道：「要是走王家營，我清江浦有個相熟朋友，可以托他招呼。」我道：「好極了！等我動身時，請你寫一封信。」

閒話少提。轉眼之間，又是三日，宜昌仍無回電，我不覺心焦之極，打算再發電報。繼之道：「不必了。或者令伯不在宜昌，到哪裡去了，你索性再等幾天罷。」我只得再等。又過了十多天，才接著我伯父的一封信。連忙拆開一看，只見雞蛋大的字，寫了四張三十二行的長信紙，說的是：「自從汝祖父過後，我兄弟三人，久已分炊，東西南北，各自投奔，禍福自當，隆替無涉。汝叔父逝世，我不暇過問，汝欲如何便如何。據我之見，以不必多事為妙」云云。我見了這封信，方悔白等了半個多月。即刻料理動身，問管德泉要了信，當夜上了輪船到鎮江。在鎮江耽擱一夜，次日一早上小火輪，到清江浦去。

到了清江，便叫人挑行李到仁大船行，找著一個人，姓劉，號叫次臣，是這仁大行的東家，管德泉的朋友，我拿出德泉的信給他，他看了，一面招呼請坐，喝茶，一面拿一封電報給我道：「這封電報，想是給閣下的。」我接來一看，不覺吃了一驚，我才到這裡，何以倒先有電報來呢？封面是鎮江發的。連忙抽出來一看，只見「仁大劉次臣轉某人」幾個字，已經譯了出來，還有幾個未譯的字。連忙借了《電報新編》，譯出來一看，是「接滬電，繼之丁憂返裡」幾個字，我又不覺添一層煩悶。怎麼接二連三都是些不如意的事？電報上雖不曾說甚麼，但是內中不過是叫我早日返滬的意思。我已經到了這裡，斷無折回之理，只有早日前去，早日回來罷了。當下由劉次臣招呼一切，又告訴我到王家營如何僱車上路之法，我一領略。

次日，便渡過黃河，到了王家營，僱車長行。走了四天半，才到了汶河，原來地名叫做汶河橋。這回路過宿遷，說是楚項王及伍子胥的故里；過剡城，說有一座孔子問官祠；又過沂水，說是二疏故里，諸葛孔明故里，都有石碑可證。許多古蹟，我也無心去訪了。到了汶河橋之後，找一家店住下，要打聽前任巡檢太爺家眷的下落。那真是大海撈針一般，問了半天，沒有人知道的。後來我想起一法，叫了店家來，問：「你們可有認得巡檢衙門裡人的沒有？」店家回說：「沒有。」我道：「不管你們認得不認得，你可替我找一個來，不問他是衙門裡的什麼人，只要找出一個來，我有得賞你們。」店家聽說有得賞，便答應著去了。

過了半天，帶了一個弓兵來，年紀已有五十多歲。我便先告訴了我的來歷，並來此的意思。弓兵便叫一聲：「少爺！」請了個安，一旁站著。我便問他：「前任太爺的家眷，住在那裡，你可知道？」弓兵回說：「在這裡往西去七十里赤屯莊上。」我道：「怎麼住到那裡呢？兩個少爺有幾歲了？」弓兵道：「大少爺八歲，小少爺只有六歲。」我道：「你只說為甚住到赤屯莊去？」弓兵道：「前任老爺聽說斷過好幾回弦，娶過好幾位太太了，都是不得到老。少爺也生過好幾位了，聽說最大的大少爺，如果在著，差不多要三十歲了，可惜都養不住。那年到這邊的任，可巧又是太太過了。就叫人做媒，把赤屯馬家的閨女兒娶來，養下兩個少爺。今年三月裡，太太害春瘟過了。老爺打那麼也得了病，一直沒好過，到七月裡頭就過了。」我道：「躺下來之後，誰在這裡辦後事呢？」弓兵道：「虧得舅老爺剛剛在這裡。」我道：「哪個舅老爺？」弓兵道：「就是現在少爺的娘舅，馬太太的哥哥，叫做馬茂林。」我道：「後事是怎樣辦的？」弓兵道：「不過買了棺木來，把老爺平日穿的一套大衣服裝裹了去，就把兩個少爺，帶到赤屯去了。」我道：「棺木此刻在那裡呢？」弓兵道：「在就近的一塊義地上丘著。」我道：「遠嗎？」弓兵道：「不遠，不過二三里地。」我道：「你有公事嗎？可能帶我去看看？」弓兵道：「沒事。」我就叫他帶路先走。我沿途買了些紙錢香燭之類，一路同去，果然不遠就到了。弓兵指給我道：「這是老爺的，這是太太的。」我叫他代我點了香燭，叩了三個頭，化過紙錢。生平雖然沒有見過一面，然而想到骨肉至親，不過各為謀食起見，便鬧到彼此天涯淪落，各不相顧，今日到此，已隔著一塊木頭，不覺流下淚來。細細察看，那棺木卻是不及一寸厚的薄板。我不禁道：「照這樣，怎麼盤運呢？」弓兵道：「如果要盤運，是要加外槨的了。要用起外槨來，還得要上沂州府去買呢。」徘徊了一會，回到店裡。弓兵道：「少爺可要到赤屯去？」我道：「去是要去的，不知一天可以趕個來回不？」弓兵道：「七十多里地呢！要是夏天還可以，此刻冬月裡，怕趕不上來回。少爺明日動身，後天回來罷。弓兵也去請個假，陪少爺走一趟。」我道：「你是有公事的人，怎好勞動你？」弓兵道：「那裡的話。弓兵伺候了老爺十年多，老爺平日待我們十分恩厚，不過缺苦官窮，有心要調劑我們，也力不從心罷了。我們難道就不念一點恩義的麼？少爺到那邊，他們一個個都認不得少爺，知道他們肯放兩個小的跟少爺走不呢？多弓兵一個去了，也幫著說說。」我道：「如此，我感激你得很！等去了回來，我一起謝你。」弓兵道：「少爺說了這句話，已經要折死我了！」說著，便辭了去。一宿無話。

次日一早，那弓兵便來了。我帶的行李，只有一個衣箱，一個馬包。因為此去只有兩天，便不帶衣箱，寄在店裡，只把在清江

浦換來的百把兩碎紋銀，在箱子裡取出來，放在馬包裡，重新把衣箱鎖好，交代店家，便上車去了。此去只有兩天的事，我何必拿百把兩銀子放在身邊呢？因為取出銀包時，許多人在旁邊，我怕露了人眼不便，因此就整包的帶著走了。我上了車，弓兵跨了車簷，行了半天，在路上打了個尖，下午兩點鐘光景就到了。是一所七零八落的村莊。

那弓兵從前是來過的，認得門口，離著還有一箭多地，他便跳了下來，一疊連聲的叫了進去，說甚麼「大少爺來了啊！你們快出來認親啊！」只他這一喊，便驚動了許多人出來觀看。我下了車，都被鄉里的人圍住了，不能走動。那弓兵在人叢中伸手來拉了我的手，才得走到門口。弓兵隨即在車上取了馬包，一同進去。弓兵指著一個人對我道：「這是舅老爺。」我看那人時，穿了一件破舊繭綢面的老羊皮袍，腰上束了一根腰裡硬，腳上穿了一雙露出七八處棉花的棉鞋；雖在冬月裡，卻還光著腦袋，沒帶帽子。我要對他行禮時，他卻只管說：「請坐啊，請坐啊！地方小，委屈得很啊！」看那樣子是不懂行禮的，我也只好糊裡糊塗敷衍過了。忽然外面來了一個女人，穿一件舊到泛白的青蓮色繭綢老羊皮襖，穿一條舊到泛黃的綠布紫腿棉褲，梳一個老式長頭，手裡拿了一根四尺來長的旱煙袋。弓兵指給我道：「這是舅太太。」我也就隨便招呼一聲。舅太太道：「這是姪少爺啊，往常我們聽姑老爺說得多了，今日才見著。為甚不到屋裡坐啊？」於是馬茂林讓到房裡。

只見那房裡占了大半間是個土炕，土炕上放了一張矮腳几，几那邊一團東西，在那裡蠕蠕欲動。弓兵道：「請炕上坐罷，這邊就是這樣的了。那邊坐的，是他們老姥姥。」我心中又是一疑，北邊人稱呼外祖母多有叫姥姥的，何以忽然弄出個「老姥姥」來？實在奇怪！我這邊才坐下，那邊又說姥姥來了，就見一個老婆子，一隻手拉了個小孩子同來。我此刻是神魂無主的，也不知是誰打誰，惟有點頭招呼而已。弓兵見了小孩子，便拉到我身邊道：「叫大哥啊！請安啊！」那孩子便對我請了個安，叫一聲：「大哥！」我一手拉著道：「這是大的嗎？」弓兵道：「是。」我問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孩子道：「我叫祥哥兒。」我道：「你兄弟呢？」舅太太接口道：「今天大姨媽叫他去吃大米粥去的，已經叫人叫去了。小的叫魁哥兒，比大的長得還好呢。」說著話時，外面魁哥兒來了，兩手捧著一個吃不完的棒子饅頭，一進來便在他姥姥身邊一靠，張開兩個小圓眼睛看著我。弓兵道：「小少爺！來，來，來！這是你大哥，怎麼不請安啊？」說著，伸手去攬他，他只管躲著不肯過來。姥姥道：「快給大哥請安去！不然，要打了！」魁哥兒才慢騰騰的走近兩步，合著手，把腰彎了一彎，嘴裡說得一個「安」字，這想是夙昔所教的了。我彎下腰去，拉了過來，一把抱在膝上；這隻手又把祥哥兒拉著，問道：「你兩個的爸爸呢？好苦的孩子啊！」說著，不覺流下淚來。這眼淚煞是作怪，這一流開了頭，便止不住了。兩個孩子見我哭了，也就嘩然大啼。登時惹得滿屋子的人一齊大哭，連那弓兵都在那裡擦眼淚。哭夠多時，還是那弓兵把家人勸住了，又提頭代我說起要帶兩個孩子回去的話。馬茂林沒甚說得，只有那姥姥和舅太太不肯；後來說得舅太太也肯了，姥姥依然不肯。

追冬日子短得很，天氣已經快斷黑了。舅太太又去張羅晚飯，炒了幾個雞蛋，烙了幾張餅，大家圍著糊裡糊塗吃了，就算一頓。這是北路風氣如此，不必提他。這一夜，我帶著兩個兄弟，問長問短，無非是哭一場，笑一場。

到了次日一早，我便要帶了孩子動身，那姥姥又一定不肯。說長說短，說到中午時候，他們又拿出麵、飯來吃，好容易說得姥姥肯了。此時已是擠滿一屋子人，都是鄰居來看熱鬧的。我見馬家實在窮得可憐，因在馬包裡，取出那包碎紋銀來，也不知那一塊是輕的是重的，生平未曾用過戥子，只揀了一塊最大的遞給茂林道：「請你代我買點東西，請姥姥他們吃罷。」茂林收了道謝。我把銀子包好，依然塞在馬包裡。舅太太又遞給我一個小包裏，說是小孩子衣服，我接了過來，也塞在馬包裡，車夫提著出去。我抱了魁哥兒，弓兵抱了祥哥兒，辭別眾人，一同上車。兩個小孩子哭個不了，他的姥姥在那裡倚門痛哭，我也禁不住落淚。那舅太太更是「兒啊肉啊」的哭喊，便連趕車的眼圈兒也紅了。那哭聲震天的光景，猶如送喪一般。外面看的人擠滿了，把一條大路緊緊的塞住，車子不能前進。趕車的拉著牲口慢慢的走，一面嘴裡喊著：「讓，讓，讓！讓啊，讓啊！」才慢慢的走得動。路旁看的人，也居然有落淚的。走過半里多路，方才漸漸人少了。我在車上盤問祥哥兒，才知道那老姥姥是他姥姥的娘，今年一百零四歲，只會吃，不會動的了。在車上談談說說，不覺日已沉西。今天這兩匹牲口煞是作怪，只管走不動，看看天色黑下來了，問問程途，說還有二十多里呢。忽然前面樹林子裡，一聲嘯響，趕車的失聲道：「罷了！」弓兵連忙抱過魁哥兒，跳下車去道：「少爺下來罷，好漢來了。」我雖未曾走過北路，然而「響馬」兩個字是知道的，但不知對付他的法子。看見弓兵下了車，我也只得抱了祥哥兒下來。趕車的仍舊趕著牲口向前走。走不到一箭之地，那邊便來了五六個彪形漢子，手執著明晃晃的對子大刀；奔到車前，把刀向車子裡一攪，伸手把馬包一提，提了出來便要走。此時那弓兵和趕車的都站在路旁，行所無事，任其所為。我見他要走了，因向前說道：「好漢，且慢著。東西你只管拿去。內中有一個小包裏，是這兩個小孩子的衣服，你拿去也沒用，請你把他留了，免得兩個孩子受冷，便是好漢們的陰德了。」那強盜果然就地打開了馬包，把那小包裏提了出來，又打開看了一看，才提起馬包，大踏步向樹林子裡去了。我們仍舊上車前行。那弓兵和那趕車的說起：「這一伙人是從赤屯跟了來的，大約是瞥見那包銀子之故。」趕車的道：「我和你懂得規矩的。我很怕這位老客，他是南邊來的，不懂事，鬧出亂子來。」我道：「鬧甚麼亂子呢？」弓兵道：「這一路的好漢，只要東西，不傷人。若是和他爭論搶奪，他便是一刀一個！」我道：「那麼我問他討還小孩子衣服，他又不怎樣呢？」趕車的道：「是啊，從來沒聽見過遇了好漢，可以討得情的。」一路說著，加上幾鞭，直到定更時分，方才趕回汶水橋。

正是：只為窮途憐幼稚，致教強盜發慈悲。未知到了汶水橋之後，又有何事，且待下回再記。